

急回上海找“黄牛”

好友老刘去故乡泰兴,我随他去泰兴玩。

第二天玩得正兴,忽然接到小儿来电,说家里有急事要我立即回上海,下午四点钟一定要赶到。看了看表,此时是上午十点,离到家的时间还有六小时,泰兴到上海车程仅要三个多小时,算来时间绰绰有余。

老刘送我到泰兴汽车站乘车。很不巧,开往上海的班车刚走,如要乘下班车还得等上三个多小时,肯定不能按时到家。老刘提议说:“老张,我们去找找‘黄牛’,也许他们有办法。”以前曾听过黄牛骗人的事,自然我对黄牛不敢相信,疑惑地问老刘:“黄牛保险吗?万一……”老刘双手一摊,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:“只有碰碰运气喽,别的有啥办法?”说后,老刘就拉着我走出车站。

刚出车站大门,一群黄牛纷纷向我们围过来,叽叽喳喳地问:“到哪里?”“去什么地方?”听我说“去上海”,一个高个子很有把握地对我说:“去上海的车我有,马上就开,车钱只要六十元,比站里要便宜得多。上了班车再付钱。”

心里想,如真像他所说的,按时到家绝对没问题了。这时,老刘也轻轻地对我说:“老张,我看你只有跟他这趟车啦!不过,上车后才能付钱,万万不能早给。”我点了点头。唉,也只好如此了!

我就对黄牛说:“你的车在哪?我现在就要上车,家里有急事要马上赶回上海。”黄牛不忙回答,拿出手机就打起电话来:“喂,是老徐吗?我是小朱,请问你们车什么时候能到?有空位子吗?我这儿有个上海客,请你安排一下。”但电话里回答车上乘客已满。高个子接连又打了几个电话,回答都一样。听得出,黄牛的电话是打给长途班车司机的;赚了钱他可与司机分。我也管不到这么多了,只能能坐上车,早点回上海。

半路变脸逼交钱

一时没有找到有空位的班车,黄牛不甘罢休,继续打电话。结果真的联系到某地开往上海的一辆班车,这车40分钟内就能到达约定的候车地点。

但附近高速公路警察特别多,管得又严,抓到非法交易的黄牛会狠狠罚款,黄牛自然害怕不敢在近处等车,他们的办法是将乘客送到远处上车。

黄牛开过来一辆“泰兴三迪”机动三轮车,对我说:“老先生,请上车吧,这车跑得快,一会儿就能把你送到目的地,保证误不了你上车时间。”原来“泰兴三迪”是黄牛专门用来驳客的车。

刚坐上“泰兴三迪”,车就疯狂地奔驰起来。跑了公路转小路,兜了小路上大路,七转八转的,把我搞得晕头转向。车子又开得太快太猛,我的屁股都被颠得发麻了。我对黄牛说:“师傅,请你车开慢点好吗?我实在有点吃不消了。”黄牛不依,说:“不行,再慢班车就赶不上啦,今天你也就别想回上海!”想想也是,为了赶时间,不快咋行?无奈,我只好忍受了。

再也不乘『黄牛』车

哪知他越开越快,一蹦一跳的,车子像匹脱缰奔腾的野马!随着车子的跳动,我的身子也时起时落,几乎要被甩出车外。

忽然,车子一个刹车,停住了。黄牛回头对我说:“老先生,请你把车钱付掉。”

我说:“刚才你不是说过上了班车再付钱吗?”

先前还客客气气的黄牛一下变得蛮不讲理了:“刚才才是刚才,现在是现在!你说一声,现在肯不肯付钱?”黄牛突然变脸,气势汹汹地,仿佛要把人吃掉!

在这偏僻的地方,说实在的,我真有些胆寒。万一黄牛把我扔在这儿,上不靠村下不着店的,我岂不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,那该如何是好?我后悔上了黄牛的贼车,如今再后悔也没用了。虽然我心里记着刚才老刘对我说的话——车钱不能提早交出——但实在无计可施,我只能放了软档,乖乖地拿出六十元钱交给了他。黄牛接过纸币数了数,面孔又板了下来,原先称我“老先生”现在却狠狠地说:“老头子,难道你把我当成要饭的?快点,再拿四十元来!”

“不是讲好六十元吗?干吗还要加钱?”我抖豁豁地问黄牛。

黄牛恼羞成怒,来了个倒打一耙:“老头子,你别胡说八道,谁跟你说过六十元啦?刚才我明明跟你讲的是一百元,难道今天你要耍赖不成?要是这样,你快下车,这生意我不做啦!”

无奈,我只好再给他四十元,哑巴吃黄连,有苦说不出。黄牛这才重新开车。

揩干血迹发誓言

大约又开了十多公里,黄牛的车在高速公路旁边停了下来,这里很偏僻。黄牛贼头贼脑地瞧了瞧四周,也许没发现警察,他急忙向我一甩手,命令似地说:“快下去!”他带头就往旁边一条枯干了的河沟里跳。我不知其意,也随着他的“命令”跳了下去。怎么也没想到,这一跳却把我重重地摔了一跤,手臂和膝盖都被摔破了,鲜血直往外冒,痛得我哇哇叫个不停。

黄牛回过头来,恶狠狠地大声斥责我:“叫,叫什么?叫魂呀!要是让警察听到那还得了,你懂不懂呀?!”我也来了气,埋怨起他:“正路不走,干吗要走这个鬼地方?”黄牛说:“你懂个屁!你没看上面有铁丝网吗?不通过这条小河沟你怎能上得了高速公路?难不成从天上飞过去!”

啊,原来是这么回事!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全,有关方面在高速公路两旁都设置了铁丝网,人是无法随便进入的;因此黄牛就利用枯干河沟和铁丝网之间的空隙,带着我这样的上当乘客进入高速公路,以躲避警察的视线。

黄牛把我带进了高速公路,为了怕警察发现,他一再要我蹲下身子隐蔽好。他则不时伸出头来鬼鬼祟祟地对远处观望,看班车来了没有。约莫十分钟的样子,班车终于来了。黄牛急速向班车司机招了招手,班车停了下来。黄牛与司机接头接耳也不知说了些啥,就赶紧把我的行李往车厢里扔。上车时,我刚踏上班车的脚踏板,黄牛猛地从我背后把我向车厢一推,好在我早有准备,死死拽住车门里面的扶手,才幸免又摔一跤。

班车关上了门,呼地一声急速开走了。上车坐定后,我看了看摔破了的伤口,伤口疼痛不已血迹斑斑,我连忙从衣袋里取出餐巾纸把血迹揩去。心里默默发誓:从今以后,再也不乘黄牛的车了!



本版插图 邹勤

修理“心灵之窗”

◆ 宋金华

没啥感觉就好了

夫人要去加拿大探亲,并送外孙女回温哥华上幼儿园,因担心我双眼患有白内障,便执意要在我在她赴加之前,把白内障手术给做了。

何时开始患有白内障,连我自己也讲不清,总之是“非一日之寒”吧。眼科专家几年前就建议我做手术,我却一直拖着。心想,还未过六十岁,眼睛就换零件,有点心不甘。

现在退休了,再加上夫人催得急,于是下决心修理我的“心灵之窗”。

我的亲戚们都劝我到三级甲等医院去做手术,而我则觉得还是到自己所工作过的医院(二级甲等)做手术,因为较为熟悉。于是办理了入院手续,做了身体检查。

手术当天上午,护士来到我的病房,时不时地为我滴眼药水。我得知当天共有七位白内障患者,要做这个叫做超声雾化的手术,我被安排在最后一位。

等到十一点多,终于轮到我了。手术室工作人员将推车推进病房,让我躺上去,直接进了手术室。因我眼中滴了眼药水,不便睁开,但从我熟悉的声音中,大致知道手术室的在场人员是哪些同事,我口头向他们表示了感谢。

手术开始了,大家忙碌起来,我任凭他们摆布。只见右眼上方一束亮光在我眼前晃动,有时隐约看见主刀医师灵巧的手指在眼前移动。

我觉得自己这普通百姓的眼球,今天竟像月球一样被如此地关注。又为我的眼球冲药水,我的眼球充盈得像个水晶球。

只觉得没多长的时间,医生轻轻地为我的右眼盖上了纱布和眼罩,对我说:“手术结束。”“什么?手术好了?”我十分惊讶。

后来我知道,手术也就二十多分钟。这期间,我没有打过一针,也没缝针什么的,只有过一次轻微的刺痛,根本没有其他的痛苦和不适。

真是神奇啊!我要感谢现代医学的进步,更要感谢为我做手术的医务人员,他们技术熟练,服务细致。

仿佛走进水晶宫

手术当天下午,同事及同学们来看望我。他们围在床边,我十分感激,但只能苦笑着说:“你们来看我,我却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,真是不好意思。”一位同学戏言道:“一目了然好啊!”我说:“我是一叶障目,充其量也是一孔之见啊!”病房里立即爆出一阵笑声。大家纷纷拿我的眼睛说事,我也高兴地与大家调侃。

第二天,上午八时不到,医师就来病房为我揭右眼的纱布。“揭幕”前,我想:手术成功与否,就将揭晓了!

医生取下眼罩,轻轻地撕开胶布,慢慢地揭开了纱布。他对我说:“看看前方,有何感觉啊?”

天哪!室内明亮的光线,犹如照相机闪烁的闪光灯,一片耀眼。一切是那么明亮,我仿佛走进了水晶宫一般!

我病床前挂着的那幅写真山水画,今天

看来是那么清晰:静静的河水波澜不惊,小河远处的山峰白雪皑皑,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着银光!

我移目朝室外眺望,刚下过雨的缘故,室外树木的叶子青翠欲滴,在微风中徐徐摇动,似乎在问候我——朋友,你好吗?远处居民楼的窗户,大都开着,人们在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。

昔日“鼠目”得罪人

这么好的视力,对我来说,真是久违了!这久违,恐怕可以一直追溯到读小学的上世纪六十年代。

如今我看任何东西都觉得光彩夺目,看任何人都好像洁白鲜亮。想想真是悲哀:这么多年来,我竟一直生活在“暗无天日”之中。面对如此精彩的世界,我竟然不能感同身受!

因此,请认识我的女士们、先生们:请不要责怪过去的我,不夸奖您的皮肤白皙;因为我像戴了有色眼镜一样,看到所有的人皮肤都是略显灰黄的。请我所认识的与我迎面走过的人,不要责怪当时的我不懂礼貌、不打招呼;因为我当时就像鼠目寸光,眼力辐射不到尊敬的您呀。现在,我的同事、朋友、亲戚们,假如能看到此文,那我将得到“平反”。如果不能看到此文,也希望有人能代为转达,以平反我的“不白之冤”。

回想起来,最懊恼的是,在上海举办世博会期间,我先后共去参观了五次,但凭我当时的“鼠目寸光”,参观的效果打了五折或者六折还不止啊!中国馆的宏伟,世博夜景的璀璨,我都没能充分体验。我所花的排队时间和精力,白白浪费了多少啊!能有什么办法呢?要么再花大价钱,去参观下届的米兰世博会吧!所幸中国馆还会继续开放,我可重新去领略一番。

最最好笑的是,几年前,我带三四个人到班组去检查卫生,大多数班组我都给他们打了100分,其实我是眼不见为净啊!还有一次,我带领各党支部书记到各部门去检查节能减排落实情况。每到一部门,我就夸该部门的职工有节能意识,室内不亮,却不开电灯。现在回过头来想想,应该是室内较亮,本不该开灯啊!

怪不得,我家的客厅、房间,甚至厨房和卫生间都经常“灯火辉煌”,总是惹得夫人直嚷嚷:“浪费!浪费!”现在我回家看看,确实太刺眼了,赶快唤夫人拿了灯管,“小瓦”换下“大瓦”,恢复正常的光明。

要让双眼比翼飞

我还终于拿掉了陪伴我三十余年、架在鼻梁上、拽住我耳朵的近视眼镜(只是看小字需戴老光眼镜)。现在看电视,我才体验到了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的电视效果,看到了更加绚丽的世界。我真的很后悔,为什么不听专家所言,早点做白内障手术呢?

现在,我的右眼已经恢复了视力,但左眼还在混日子。我决定要让它们比翼双飞,为左眼也做一次手术。一旦左眼大放光明,我就能享受真正意义上的立体新视觉的生活了!

